



台北艺术之行 Art Journey in Taipei

段炼 Duan Lian

1
此行台北，是到故宫博物院看南宋画展“文艺绍兴：南宋艺术与文化特展”。

南宋文化对我的吸引始于15年前，那时研读宋词，在海外所用的参考书多有台湾出版者。21世纪初，我在美国高校讲授中国美术史，其间读到一本日本出版的英文版研究浮世绘的书，讲到南宋山水画对日本传统艺术的影响。我对此大感兴趣，便开始关注南宋绘画，并写了几篇相关文章，发表在台北的艺术杂志上。

若按明人董其昌的说法，南宋绘画也有南宗与北宗之分，马远、夏圭皆属北宗，而梁楷、牧溪、玉涧三位禅僧画家则属南宗。我的欣赏趣味在于南宗的水墨氤氲和婉约迷离，但对北宗的伟岸雄壮也叹服不已。此行台北，我要参观的是南宋画展，不敢奢望在故宫见到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但我知道这两幅北宋名画就收藏在那里，为镇馆之宝。

从东京飞到台北时已过中午，我到酒店安顿好，立刻赶往故宫，两点半就进入展厅。这是一个大型展览，展品来自三地：台北故宫的收藏、北京故宫和上海、杭州、南京、沈阳等地的藏品，以及日本各博物馆的收藏。不消说，我看到了许多仰慕已久的作品，但我最想看到的牧溪和玉涧的山水横

卷均付诸阙如。也许，这两位画家生活于宋末元初，被学者们归入了元代也未可知，或许，因这两位画家的作品大多收藏在日本，而台北故宫未能借到。

第一轮观展是浏览而过，然后又看了第二轮，并在心仪的作品前长久停留。

展厅里让我两眼一亮画，首先是梁楷的《泼墨仙人》图。画中一敞胸露怀的醉酒僧人，正低头思行，其大泼墨笔法的表现力，可谓空前绝后。过去以为这是一幅类似于20世纪抽象表现主义般的巨制，没想到却是幅面很小的册页，像是维米尔精雕细刻的小幅肖像。看来，大泼墨也可以施展于方寸之间，内心的潇洒不在于画幅的尺寸。

第二幅让我震撼的是夏圭长卷《溪山清远》，这幅巨制在展厅里占满了整整一面墙。我早就熟悉此画，但在台北故宫首次见到原作，才



有机会近距离细读。作为准宫廷画家，夏圭承受了北宋徽宗皇帝的笔意，用墨干枯，用笔坚硬，画的虽是江南山水，却无婉丽柔曼之气，反有北方山水的质地，但无范宽、郭熙之伟岸。也许，这是南宋文人在内心中不满于苟且偷安的写照。

另一幅让我心动的画，是李迪的《风雨牧归》图，画中浓密的柳叶和芦苇，描摹精细，让我联想到西方素描，也暗示着清初画家龚贤的笔法。与李迪相反，牧溪立轴《布袋图》却得了梁楷醉僧的豪放笔意，虽未泼以浓墨，仅以淡墨涂写，却另有一番韵味。展厅里马远家族的作品不少，但与夏圭笔墨相近，在我看来并无特别之处。

看过绘画，我又匆匆浏览了书法作品和宋版图书，但我于这二者乃门外汉，虽能感受书法的笔意气韵，但恐词不达意，只好不述。三巡过后，意犹未尽，我到故宫书店买下一本厚厚的展览图录，以备日后复习。

遗憾的是，此行未能看到故宫的绘画藏品陈列，因为南宋画展占据了平日的陈列空间，《溪山行旅》和《早春图》等镇馆之宝都被撤下了展墙。

2

到台北的第二天上午，我同台中的一位艺术理论教授相晤。还在半年多前，北京一家艺术理论杂志让我担任次年春季号的主编，该期主题是图像研究。我同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图像学专家聊起约稿之事，他建议我向台中的陈教授约稿，说他对图像学有很深造诣。从北京回到加拿大后，我给陈教授写去约稿函，得他一口应承。此行台北，我提前将行程告诉陈教授，他回信表示要专程到台北陪我一游，让我见识台北的文人会聚处，那里有如巴黎左岸。

这便是台北的重庆南路一带，于我并不陌生。早在十多年前，我给台北《艺术家》杂志等刊物写稿，就熟悉了杂志社所在地重庆南路的街名。

台北的巴黎左岸有“明星咖啡”，无论外观还是内部设置都普普通通，既不时髦也不怪异，而是朴实的那种，让人想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古训。陈教授说，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日据时期，这里就是台北的人文汇聚处，后来更因文学名家白先勇、陈映真、周梦蝶等前辈常在此相聚而名声大震，如今是体验前辈文学生活的地方。咖啡馆的楼下是“明星西点”，出售俄式食品，据说当年蒋经国常来此处为其俄裔妻子购买糕点。

我们在明星坐下不久，陈教授的一位友人赶到，是附近一家出版社的王总编，为陈教授出版过《图像学》一书。自然，我们聊天的话题便离不开书，离不开写作与出版。

国内出版社是清一色的官办，但最近十多年却常由私家书社操作，于是

1 #1-2 迈阿密博览会展览现场



#1

出现了无本万利的卖书号奇观。在多数情况下，学术著作难以出版，除非有学术经费资助。既然掏钱就可出书，结果，名利场的阿猫阿狗都出版了“我的奋斗”之类炫耀成功的自传。台湾出版界也是市场经济，但情况比大陆好一些，至少，陈教授的《图像学》能够出版，我的学术专著《诗学的蕴意结构》和纯文学随笔集《有狼的风景》也可以出版。若是在国内，作者不肯打开钱包，这类书断不会面世，事实上，我这两本书在国内出版界早已碰壁无数。

在咖啡的飘香中，陈教授送我两本书，除了《图像学》，还有他翻译的尼采诗集《第七种孤独》。

陈教授的《图像学：视觉艺术的意义与阐释》出版于2008年，是他多年研究图像学的结晶，也是他在图像学的祖国德国研习的结果。事后阅读这部书，我觉得其价值在于前沿性，例如，作者从流行小说和电影《达芬奇密码》对图像学的传播，说到其对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影响。而且，作者不仅追溯了图像学的起源，不仅详细论述了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发展起来的现代图像学，而且深入探讨了20世纪末以来“图像转向”时期的当代图像学发展及其新近理论。国内学术界过去对台湾的学术研究不太了解，我在北美也不太了解台湾学者对艺术史论的研究情况。看了陈教授的《图像学》，我觉得大陆应该引进这一学术专著，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艺术史论界尚无人写出具备这样水准的图像学研究专著。

尼采的诗集，是陈教授利用上下班搭车的时间，在路上翻译的。那时，他往返于台北和台中之间，每次乘火车，都要思考一首诗的译法，天长日久，诗集告成。这世上的乘车人，瞌睡者为多，发呆者不少，貌似若有所思者也常见，但译诗者绝无仅有。

3

当日下午参观台北市立美术馆，那里有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作品展《永远的他乡》，展出画家离开巴黎后在太平洋小岛塔希提生活期间绘制的作品。

在后印象派的三位画家中，最为人们所知的是梵高及其火一样的激情，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塞尚。艺术史学家们说起塞尚，总要强调其静物画的平面特征和风景画的空间处理，认为他开了20世纪立体主义的先河，因而是现代艺术之父。但在我眼里，塞尚没那么复杂，他就是个善用色彩的人，他将绿色调入蓝色，用斜向排列的笔触，画出青纯透明的深蓝墨绿，并间以橙红与橙黄，画面亮丽通透，观之让人心清气爽而又深邃。至于高更，尽管早在25年前就看过关于他的传记电影《野蛮人高更》，但我对他的画却总是兴趣缺缺。

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比较系统地看了高更的塔希提作品，发现他并不像我原本以为的那样不堪。他的一些风景画，让我联想到塞尚的色彩，虽然二者有所不同，但其蓝绿色的调和橙色的搭配，仍有一种通透的清爽。我想，这应该是画家离开憋窄的巴黎而在塔希提的清纯空气中享受了灵魂的自由之故。

我住的酒店在台北士林区，离著名的士林夜市仅一箭之遥。离开现代美术馆返回酒店的途中，我到游客必至的士林夜市用晚餐。夜市的一派熙攘和涌涌人头，比上海的城隍庙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这喧闹嘈杂，正是高更所要逃避的，而又正是今日观光客所要享受的。

其实，在台北逛美术馆，应该多看当地艺术，例如台湾早期的日式印象派和今日的观念艺术。可惜我旅行匆匆，而那几日台北的美术馆既无地方艺术的展览，也无陈列，只盼以后另有机会。

4

离开台北前，我有机会去逛当地最大的诚品书店，并购得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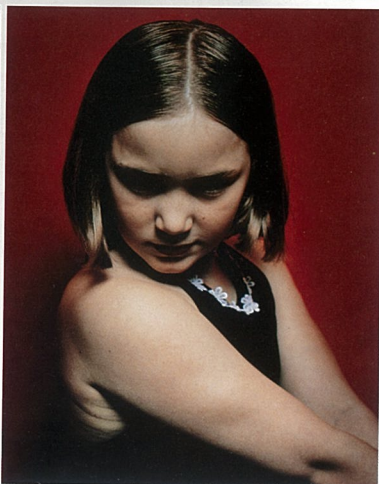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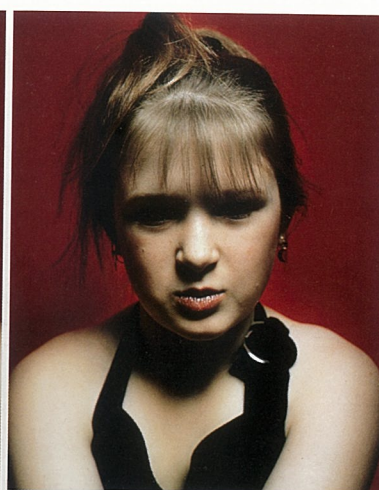
早在伯格被介绍到中国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就知道他的鼎鼎大名了。那时虽无缘读到他的书，却知道他写有《观看之道》和《毕加索的得与失》两部名著。前者是为英国BBC广播公司之同名电视专题片而写，后者是研究现代艺术的专著，两者都是理论经典，再版无数、译本无数。到了21世纪，前者成为中国艺术界的必读书，后者在台北诚品有售。

上世纪的70和80年代，英国有位新起的艺术批评家叫彼得·福勒（Peter Fuller, 1947-1990），以思想激进、语言凶猛、喜好笔战而成为当时欧美艺术评论界的著名斗士。福勒在政治思想和批判精神上追随两位前辈，一是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二是当代艺术批评大家约翰·伯格。1987年福勒在伦敦创办了《现代画家》杂志，刊名来自罗斯金的同名巨著。约翰·伯格是福勒的坚定支持者，担当了《现代画家》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我在80年代后期因翻译彼得·福勒的《艺术和精神分析》一书而同福勒相知，他给我邮来了好几本他写的书，还有每期的《现代画家》杂志，这在难得外刊的年代弥足珍贵。福勒写过一本研究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书《亨利·摩尔的得与失》，书名直接套用约翰·伯格，书的序言也说他视伯格为师。

不过，伯格不仅写艺术评论，也写文学作品，涉足小说、戏剧、书评、散文随笔，获得过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和布莱克纪念奖。由于受福勒的影响，我后来几乎阅读了伯格所有关于艺术的著作。但说来惭愧，在台北诚品之前，我从未读过伯格的文学作品。

在诚品书店的餐厅点好餐，等待之际，我翻开了伯格的文集《我们在此相会》。伯格继承了英国19世纪的散文随笔传统，这本文集的几乎每



#2

一篇都写得很长，与中国散文的小品传统大异其趣。另一方面，伯格不仅是一个激进的艺术批评家，也是一个实验性作家。在我眼中，这本文集是一本尝试文体的书，写得像小说，有大量的描述、叙事、虚构，关注细节，像19世纪的狄更斯。还好，没有令人肉麻的抒情，否则我一定会在午餐前合上这本书，餐后去退掉它。我喜欢这本书的更重要原因在于其现代性：既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般的故事，又有欧洲解构主义般的章法（莫非解构不是一种结构？）。

第一篇《里斯本》，写作者与早已去世的母亲相见，梦幻、想象、回忆、现实搅成一团，制造了时空的错位，就连篇名里斯本，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母子二人的相会处。

《我们在此相会》的书名不仅关涉里斯本之地名，书中的几乎每一篇也都是一个地名。第二篇《日内瓦》，写作者在想象中见到博尔赫斯，就像我在诚品书店的餐厅，通过阅读而见到了伯格的文学写作。虽然我与伯格无缘，但福勒之于我，就像伯格之于福勒，都是为人之师，而在台北诚品购得伯格的散文集，也算一种缘分。

#1 迈阿密博览会现场
#2 辣妹 图片 克莱尔